

需要作出关键性的决定：非英语国家以英语作为教学用语的讨论

汉斯·德·维特、丽莎·乌南斯特、菲利普·G·阿特巴赫

汉斯·德·维特 (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荣誉教授

电子邮件：dewitj@bc.edu

丽莎·乌南斯特 (Lisa Unangst)：美国俄亥俄大学 (Ohio University) 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lisau@ohio.edu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教授、
始主任

电子邮件：altbach@bc.edu

最近，两项研究说明了科学中使用英语的复杂性。根据科睿唯安 (Clarivate) 旗下的科学信息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2021 年 9 月的一份报告，英语已经取代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成为拉丁美洲的主要科学语言。鉴于在过去四十年里，拉丁美洲整体研究产出的增长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一发现具有特别意义，它显示了与该地区以外的科学家 (特别是英语世界和欧洲的科学家) 合作增加的结果，而区域内的合作则保持低水平 (另见本期雷耶斯 [Natalia Ávila Reyes] 所写“英语是否能作为拉丁美洲博士教育的学术语言？”一文)。这些发现说明了英语国家和西方研究中心在非英语国家的主导地位。

同时，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的一篇文章 (发表于 2021 年 10 月 7 日表明：“非英语论文拥有未开发的信息，对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在那些科学家习惯只用自己的语言发表文章的地区。”主要作者阿玛诺 (Tatsuya Amano) 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上表示，研究人员往往“盲目地认为”任何重要的科学

知识都可以用英语发表，然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许多学科的这种假设”。

这两份报告清楚地说明了英语在科学领域所占的主导地位带来的窘境。一方面，在科学报告中，英语作为主导语言的情况越来越多，随之而来，西方国家在科学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显著。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需要获得其他语言和其他地区及文化背景的科学研究成果。乐观地看，人们可以认为，在科学出版物中加入来自非西方地区的共同作者将鼓励更加多元化的研究参与，并通过这些作者获得来自其他语言和文化的报告。提高翻译工具的可用性和质量也会提高对其他语言资料的可获取性。但是，只有西方科学家、研究资助实体和科学出版商采取更积极主动的非殖民主义方法，结束他们目前的权力主导地位，才有可能向更具包容性的科学合作和传播做法迈进。

英语作为一种教学语言

英语不仅是全球科学和学术界的主流语言，它作为世界各地的教学语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过去几

十年，全球学生流动性的迅速上升、全球化的进程、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各种世界大学排名的出现等发展，都促进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兴起。

在非英语国家，以英语为教学语言（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简称 EMI）的方法层出不穷，都与当地情况有密切关系。这些国家包括曾经被英语国家殖民的国家（有学生流动到如英国等地大学学习的历史），以及最近才开始在其高等教育系统中采用英语教学的国家。尽管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学位项目的具体数字难以得到，但仅在欧洲就有超过 8000 个学士和硕士学位课程以英语授课。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也有英语授课的学位课程。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为我们提出了质量保证、入学机会、公平问题，以及政治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追求 EMI 模式的理由层出不穷。是否采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决定可能是系统层面政策迭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卢旺达在 2008 年从以法语为主转向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或在机构层面，如在欧洲大陆、中国、俄罗斯、韩国和许多其他环境中的公共和私人机构英语课程的扩展。

在资金、内容、目的、课程、师资、入学率或稳定性方面，没有单一的 EMI 模式。EMI 发生在研究型大学以及其他类型的公共和私立机构。它充满了殖民主义的张力和市场的吸引力；它的政策和实践在政策与具体课程项目层面是分散的。

尽管市政、区域和联邦/国家层面的公共部门行为者以及大量的私营部门行为者都参与各种 EMI 计划，但该领域没有引起参与教育政策制定、实践和提供资金的超国家行为体（supranational actor）的更多关注，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背景的复杂性：EMI 发生在不

同的规模层面以及差别巨大的背景下，其在不同的国家发展有不同的理由、目标、资源和结果。现有许多专业协会为该领域的从业者和学生提供服务。在考试、服务和培训方面，EMI 有一个完整的产业，在机构层面上，也有一系列有关 EMI 的政策和做法。然而，在现有的全球和国家政策真空（policy vacuum）中，使用某种语言和 EMI 的理由、政策、方案和结果可能仍然是零散的，这就造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跨国获取信息和公平性问题。

在国际化层面具体而言，非英语国家的高等教育作为一种舶来品，关系紧张程度显而易见。英语作为世界第一或第二交流语言的主导地位，为高收入的英语国家在招募国际学生方面提供了竞争优势。非英语国家及其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英语而非本国语言教学。高等教育成为舶来品这一现象促使非英语国家需要在以下两方面找到平衡：一方面是教育质量，教育为本国学生服务，努力扩大学生入学机会、增强国家认同感，另一方面是积极的招生政策，让高等教育对那些不能流利使用当地教学语言的国际学生具有吸引力，换言之，非英语国家应为他们提供用英语授课的课程。这需要制定相应的国家和院校（高等）教育语言政策，而大多数国家在此方面仍然一片空白，或者在使用英语或本国语言的激辩中自身难保。

注：这篇文章是根据作者出版的《非英语国家的国际学生招聘和流动：理论、主题与模式》（*International Student Recruitment and Mobility in Non-Anglophone Countries. Theories, Themes, and Patterns*，由 Routledge 出版社于 2022 年出版）一书中的章节编写的。